



## 【行走笔记】迷山

□王贵宏

有年深秋,小兴安岭落叶纷飞,气温骤然下降。人们忙着采山和收拾地里的庄稼,因为距落雪的日子已近在咫尺。几个朋友一大早便匆匆赶到我家,准备再采一回山。

那日上午天气晴好,我带领一行人捡松塔、采榛子、找蘑菇忙得兴致勃勃。有位朋友还攀上一株山梨树,摇下一地熟透的淡黄色山梨来,每人都捡了许多。两位女性朋友一边愉快地往丝袋中装着串串通红的五味子,一边唱起了动听的山歌。

中午时分,大家开始饥肠辘辘,但还没顾上吃东西,天空就阴晦了。明媚的阳光被突如其来的大云完全笼罩,北风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,在茂密的树林里亮开了喉咙,呜呜地吼着,树木跟着载歌载舞。

来不及安抚咕咕乱叫的肠胃,大家就紧跟我的连续翻山越岭回返。当进入一个山坳处时,一大片榛蘑遍布在横倒竖卧的朽木四周,众人被那些丰富的山珍诱惑着,一起奔过去手忙脚乱地采撷起来。此刻突然飘下纷纷扬扬的雪来,榛蘑的伞盖上覆上一层白色,脚下开始湿滑,远山瞬时变得苍茫起来。

我有些心慌,急忙招呼大家不要采了,赶紧走。可大伙仍忙得不亦乐乎,丝毫感觉不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。那雪下得越来越稠密了,我提高嗓门催促着,但喊声一出口,便被风驱散。当我终于带领着大家向来路奔突时,远山只能看到个大概的轮廓,有特征的红松岗柞树林都幻化成了巨大的雪景。

在林中奋力走了一个多钟头,我们不但未能走出山坳,竟又鬼使神差地转回到刚才采蘑菇的地方。那一瞬间,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脸上,困惑、焦急、恐惧、不安开始爬上每个人的脸。我冷静了好一会儿,告诉大家要排成一个长队走,免得东一个西一个乱走,影响行进的速度,还易迷失。并提醒大家注意寻找我上山时随手折断的枝条,发现这个记号,会对我们顺利返回有极大帮助。

继续在林中跋涉,天光更暗淡了,好在,雪终于渐渐停歇下来。当大伙儿互相拉扯着登上一座高高的山岗时,我让他们坐下歇息,吃些食物补充体力,自己则奋力攀爬上一棵大树,向四周眺望。可视线之内皆是苍茫的一道道雪岭,一座座银装素裹的高山。

从树上下来没多大工夫天就彻底黑了,我边在前头领路,边鼓励大家不要害怕,小心跌倒和被树枝扎着眼睛,更不要将采的山货丢掉,因为我不敢断定今晚能否走出山去,如果在山中过夜,缺少食物将会更糟。

此时的森林完全就是个阴森恐怖的迷宫,远处的槭根树像怪兽卧在那里窥视着我们。队伍中男的情绪还略显镇定,但多数女的说话已经带着欲哭的颤音了。我想方设法地安慰着她们。专挑下坡路走,因为往山下走就必定会有河,找到河流离公路就不会太远了。

天黑后,阴沉沉的天空仍未出现星星,好在白天落下的雪能映照出一些朦胧的景物来。终于看到了一条小河,顺河畔走了好久,找到了一条老运材道,顺这条道往山下又走了两个多小时,我们终于听到了前面公路上的汽车声,并隐约看到了忽明忽暗的车灯光。

大家霎时欢呼起来。我看看手表,已是夜里十一点了,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林中奔突了大半夜。当大家异口同声地庆幸终于脱离危险时,我却觉得,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意外的困境,冷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。

## 【落英缤纷】

### 小玉米交朋友

□汤飞

四岁的小玉米在幼儿园很有缘分,结识了不少朋友,从同学到老师都喜欢称一声“赞哥”。我偶尔也这么叫,还特地寻了个典故:在《故乡》《社戏》里,两位长辈均称虚构的“我”为“迅哥儿”,可归为昵称一类。尽管是小说,总算是依据之一。小家伙表现不错,还主持过升旗仪式呢。

小孩子之间很容易玩到一堆,也许只需要一个游戏或玩具。有天晚上,小玉米带着种花的小铲子和挖掘机去楼下“玩沙沙”,偶遇家住对面楼的一位小哥哥。俩人自然而然地一块玩耍,如同一根小火柴“哧”地惹燃另一根,合二为一的小火苗跳跃着、欢笑着、炽热着,清脆的童声乘着清风在小巷里回荡。

小哥哥今年读四年级,有耐心、让得人,小玉米不小心撞到他亦不生气。分别时依依不舍,约着下次再聚。刚进屋没三分钟,小玉米就急不可耐地趴在窗台边大喊“哥哥”,可能因为人家外出,没得到回应,又倔强地喊了几声才作罢。自从认识了新伙伴,小玉米吃饭都变得积极迅速了许多,当然有前提条件:“吃完饭,我能去找哥哥玩吗?”而且答案必须是肯定的。还没等最后一口饭咽下喉,便冲到玩具筐前挑选,拿起这个……不中意,换成那个……也不行,转眼散落满地。下楼哪要人牵手,“噔噔噔”的脚步声密集似雨点,一打开门即仰头呼唤。小哥哥一边答应一边出门。两人见面仿佛久别重逢,开心得很。有时,小哥哥要做作业,或者小玉米不在家,皆由大人代为回答。

他俩勉强可以叫忘“年”之交:年龄相差一倍多,所学所见都有所

## 【舌尖记忆】

### 冬日酸菜香

□张晓杰

入冬以后,我家餐桌上主角慢慢换成了酸菜。今晚,母亲包了酸菜油渣馅饺子,喊我们回去吃。进家门时,屋里已经弥漫着酸菜特有的香气,令人胃口大开。

每到冬天,母亲都会腌两大缸酸菜。母亲对酸菜有自己的执着,白菜一定要用她自己种的。

一进二伏天,母亲就忙碌起来,将发黄的黄瓜和豆角秧从菜地里拔出来,用铁锹把地翻一遍,翻完以后,将从四叔家找来的羊粪和土掺均匀。用锄头搂出浅浅的垄沟,往里面灌满水,等水完全渗进土里,将白菜籽撒进垄沟,在上面薄薄地盖一层土。

几天后,白菜嫩嫩的小芽就冒了出来,慢慢得长满整条垄沟。母亲将长得过密的白菜苗拔掉一些,这是第一次间苗。等它们长到五六厘米高有些小白菜模样时,母亲会挑长得瘦弱的再拔掉一些,然后用锄头轻轻地给菜地松松土。等小白菜长到十多厘米高,还需要第三次间苗,距离太近的和长得太弱的都拔掉,给长得强壮的,留下足够的生长空间。

做完这些,母亲在两垄小白菜之间,刨一道浅浅的沟,撒一些羊粪进去,然后浇透水,用小锄头将沟抹平,白菜地就不用再管了。

入秋后,眼见着白菜一天天长大,连成了绿油油一片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,嫩绿色的芯慢慢地从白菜中探出头来。霜降过后,就可以收大白菜了。

母亲挑一个晴朗的午后,带上我和小妹,去砍白菜。那是个力气活,左手拢住白菜按倒,举起右手

不同,能如此相投,多少有点出人意料,尤其是身处于如今的成长环境。我猜多半是由于儿童在假期里比较缺少玩伴——功课繁重,邻里往来少,家长看得紧。不像我小时候,整个徐家湾的小娃娃经常成群结队地玩闹,声势浩大,时而在平地,时而在山坡,既能尽兴玩乐,又能互相照顾。

还有“忘时”之约。某个周末,小玉米去附近水库游玩,很快交到新友,一时间玩得形影不离。临别之际,意犹未尽地说:“明天再找你玩哦。”明天就是周一,小玉米忘记了他又要回归幼儿园了。孩童交友最是纯真而无杂质,他们还不懂得“再见”的真正含义。那又有什么关系?只要相聚时的快乐是真心的,离别后的回忆便是深刻的,而不会留下“当时如果怎么样,现在就会不一样”的遗憾。

此外更有“忘归”之趣。我发现,幼童的专注力值得点赞,特别是看动画片和结伴同玩之时,话不说上三遍、声不提高八度根本不起任何作用。游戏的陀螺一旦开始旋转,他们便不希望它慢下来、停下来。聪明的小不点开动脑筋玩出各种花样,全身心地投入,浑然忘记周遭的一切,可谓沉浸式玩耍。他们确实玩得不亦乐乎,但旁边看护的人却不解其中乐趣——童年离得太远,童趣悄然模糊,自以为是的童真早已改变了模样。掐准时机请“小王子”回銮,不出意外地遭到拒绝,非得再三劝谏直至“威逼利诱”不可。

“朋友”二字,我们早早学习,知其分量之重。随着成长,对它的认知及期待发生了微妙变化。然而,渴望知交之心始终不变。只是,有些人渐渐学会了计较与安排,多了衡量的刻意,少了最初的纯粹。

的菜刀向白菜根砍去,听到轻轻的一声脆响,一棵大白菜就砍好了。

白菜刚收回来是不好吃的,有很浓重的菜水味。母亲把它们摆在月台上晾晒。大概一周以后,母亲开始收拾这些白菜。棵大芯也瓷实的,继续晒着,留着冬天吃;那些长得较瘦弱,芯比较小的白菜,母亲把最外面的老帮扒掉,多余的根砍下去,用来腌酸菜。

腌酸菜虽然工序简单,但操作起来是一个很紧张的活儿。母亲提前将两个酸菜缸洗干净,摆在月台上晾干。烧一大锅热水,父亲这时候会帮着将事先挑出来的菜搬进厨房,将白菜一棵棵地放到热水里烫。烫个一分钟左右,白菜帮的外皮有些发软时,赶紧捞出来,扔进旁边盛满凉水的小缸里清洗降温。我负责把小缸里的白菜洗干净。洗好后母亲将它们捞到桶里,捞的时候攥一攥,尽量控干水分,然后拎到月台上的大缸旁。

母亲把白菜一棵棵往大缸里摆。白菜根部朝外,叶子朝里,边摆边按,一层层摞起来。摞满时,从上往下看,竟似花朵绽放,甚是美观。两大缸菜都摆好,母亲将青石板压在叶子上。等菜彻底凉透,母亲给两大缸菜加满水,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一个月后,酸菜开始走上餐桌。酸菜炖土豆、炖粉条、炖豆腐……在母亲的思维里,酸菜能炖万物。那时候肉是稀罕物,母亲买回板油,炼成油渣,每次炖酸菜时会多放一勺猪油,再放上一把油渣,锅一开,满院子飘的都是酸溜溜的香味。

吃一口母亲包的酸菜油渣馅饺子,这味道,还是记忆中那份独有的酸香,让我忍不住深呼吸,然后静静微笑。